



国家出版基金项目
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

從軍回憶錄
第八路軍將領抗戰回憶錄
東北抗日聯軍第四軍

孫燕京 張研 主編

政治·軍隊戰爭

民國史料叢刊

續編
0360

民國史料叢刊

續編
0360

孫燕京 張研 主編

政治·軍隊·戰爭

從軍回憶錄

第八路軍將領抗戰回憶錄

東北抗日聯軍第四軍

胡立民著

從軍回憶錄

入伍 代序

「國難家愁」，促成我「投筆從戎」的決心，在「好鐵不打釘，好漢不當兵」的士大夫理論之下，我是與「親不以我爲子」，「師不以我爲徒」，「鄉黨以我爲墮落」的那些所謂「慈愛」，「名教」，「戚誼」搏鬪着，蒙着「大逆不道」的面羞，堅決地千里去投軍。

一個榴火正紅的五月天，輕風細雨，斷斷續續，我悄悄然的乘着風，冒着雨，跨過了京漢鐵道（現改平漢）的車廂，做了長途的征人。

在「陰霾乍展」的新月，射入夜色蒼茫的夜車窗口，我並沒有李詩人

那麼「舉首望明月，低頭思故鄉」的感慨，我只覺得這環境雖然陰霾四佈，但終有一線光明照耀着我的前途，只有使我的情緒益發熱烈，使我的意志益發堅定。

疾駛的火車把我拖到鄭州下車，我便宿在三多里的一個旅館裏。旅館掌櫃的照例要我填寫『循環簿』，問了我的姓名，年歲，籍貫，又問我的職業以及有何公幹。我覺得姓名只是人的符號，大凡一個人總有一個名字，至於年歲籍貫也沒有隱秘的必要，便都老老實實地告訴了掌櫃的。可是職業和公幹怎樣寫呢？這倒成了問題，我說不寫吧，那位掌櫃的接着是說：「這可不行，此地戰事剛完畢，還在戒嚴，所有旅客都得寫得『來清去白』，才能交代公事」。

我躊躇着想了半天，才在「職業」欄內填了「學生」兩個字，「公幹」欄內填了「當兵」兩個字。事後覺得學生算做職業，當兵算做公幹，倒也滑稽可喜，但是除此以外，教我如何去敷衍這官家的文章呢？

在鄭州住了一宿，第二天我又乘着隴海路車向着開封目的地進發。當時我把沈牧師的介紹信帶到督軍公署副官處掛了號，要求謁見馮督軍。

當時有位副官和我接談，並約定我第三天再去。等到第三天據說督軍到演武廳閱兵去了，於是改由門致中參謀長代為接見。

我把我立志從軍的意思說了一遍，接着是門參謀長這樣說：

「沈牧師的介紹信，督軍已經看見了，督軍很贊成你千里投軍的意志，叫我代表向你說幾句話。但是我看你的身體不大堅實，當兵是很苦

的，你不如當一名司書，我向督軍說說看，好吧？」

我覺得在軍隊裏，「一爲文士，便無足齒」，我只願「上馬殺賊」，並不願「下馬作露佈」。因此，我當時僅僅地便向門參謀長說：「等我考慮一下再說吧，參謀長的意思我是很感謝的。」便惘然的退了出來。

南關外德盛客店門外插着一面白旗子，迎風飄揚，上面寫着：「招募學兵」四個字，這四個字映入了我的眼簾，我的心靈便被牠吸收了去。門口擠得人山人海，大概來者都是抱了「當兵吃糧」的目的而來的。我爲了要從一名小兵做起，於是也擠在人叢中湊湊熱鬧。

招兵員王排長和李正目好像「刮目相待」似的把我叫了進去，但是將「五尺官」把我一量，因爲不夠他們的標準，接着說了幾個「不行」。雖

然經我說了一大套『天下興亡，匹夫有責』的濫調子，可是他們竟沒有法子把我『補上名字』。我只好退了出來，仍舊回到旅館裏，然而我的意志並沒有銷沉。

第二天我寫了一封『毛遂自荐』的投效信，又跑到王排長那裏去。

『當兵是一件很吃苦的事情，行起軍來，每天要走一百多里路，還要能夠挨餓受凍才行呢。』王排長和我談話時這樣說着。

『我能吃苦，我本着吃苦耐勞的精神所以才有千里投軍的勇氣，身體不堅實是可以鍛鍊好的。』我這樣回答着。

接着我又說：

『孔夫子是個文人，他的畫像上為什麼不畫着詩書禮樂，周易春秋

呢？而却是畫着一把寶劍，掛在腰間。這是有文事必有武備的寓意啊。」又如：

『關公他本是一個武人，他的畫像上爲什麼不持着「青龍偃月刀」，或是雄赳赳的坐着「赤兔馬」？但是竟把他畫着一個書生模樣，手持「春秋」呢？這也就是既有武備，必通文事，才有武德的表示啊。』這兩個例子概括的說一句，便是：既不重文，也不輕武的意思。

末了，我把投效信摸了出來，遞給王排長，他細細的看了一遍，沉吟一下，便說：

『將相本無種，男兒當自強』的話。接着又說：

『好吧，把你補上名字再說罷』。

我聽見把我『補上名字』這四個字，好像服了一劑清涼散。

當天我雖編入了新弟兄的隊伍裏，但是還要經過督軍最後的檢閱，才有『吃糧』的把握呢。

在演武廳的大操場上排了一個不是『隊形』的隊形。壓根兒就沒有受過紀律訓練的『自由之民』，不是咳嗽，便是吐痰，有的談話，有的歌唱，有的是『文質彬彬』的拖着『天官賜福』式的四方步，就這麼一隊亂七八糟的步伐，唧唧喳喳的，湊成了一個斜方形的『老爺兵』，聽候『總制師干』的督軍來檢閱，着實有點可笑。

雖然官長頭目們千吩咐萬咐的說：『督軍來了，必得肅靜無聲。』可是事實上咳嗽的，吐痰的，摔鼻涕的，還是照舊着進行工作，以及叫着來了

來了的聲音，這些倒也五花八門的奏了一齣歡迎的交響曲。

我爲了怕招麻煩，所以站在最後面人羣的背後，是想避掉萬一的淘汰。可是督軍巡視了一週，他那光芒四射的眼光便射到了我的身上，在他嘴裏吐出了『那個不行』四個字。當時我很敏感的便同王排長說：『這怎麼辦呢？』王排長便把我那封投效信，跑步去遞給過團長，過團長看了以後，便又跑步到督軍那邊去，不知說了一些什麼，只聽見督軍說：『好吧，帶回去罷！』

好像山崩似的大隊便馬上解散回營去了。

我便從此開始度着軍中的生活，一直有七年之久。在我前半生的生活史上，是開了一個新的紀錄。

人生究竟有否留戀的價值，這是另一問題。但是，在某一階段的生活過程中，或者也有記憶的回味。況且人生原是個夢，在我短短的軍事生活中竟佔了七年的空間，這個短短的空間，與有涯的時間比較起來，也不能算是極其短少的了。

回憶是甜蜜的，尤其是一段不可磨滅的回憶；似乎這個已往的美夢，還值得重溫一下。雖然這段生活的影子，早已逝去，但是這個磨滅不了的深刻印象，還是時常的浮映在我的腦海中。

現在我把這段生活上的美夢，重溫了一下，雖是「似水流年」般的僅是那麼一剎那，可是在這匆促短少的一瞬中，正不知經歷過了多少悲壯而又沉雄的故事。然而攝出這故事的影子，既不是小說體，又不是日記體，

只是隨着時間和空間的關係而追述出來的一種無系統的隨筆，大凡都在晨報、時事新報、大公報上發表過的。現在把它整理起來付印，如果這個影子真個消逝無餘的話，那麼，就算做我的生活上掠過的影子的底片。因為敍述的都是關於軍事方面的生活，所以就把它叫做從軍回憶錄。
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一月十日胡立民記於上海。

目 錄

戰地生活的回憶

一 察綏道上.....	三
二 包甯道上.....	七
三 窜夏到西安.....	一
四 西潼水道.....	九
五 東出潼關.....	三

實戰的追憶

六	由陝縣到洛陽.....	二六
七	洛鄭道上.....	二一
一	首都革命之役.....	三七
二	天津之役.....	四〇
三	徐州之役.....	四四
四	剿匪之役.....	四八
五	豫魯之役.....	五四
六	鄉村禦匪之役.....	五九

各處的屐痕

- 一 热河征途.....杏七
- 二 多倫印象記.....杏八
- 三 婚喪風俗在蒙古.....杏四
- 四 豐鎮一瞥.....杏五
- 五 龍縣屐痕.....杏六
- 六 確山的「燒秦檜」.....杏七
- 七 蘇門山上餓夫墓.....杏八
- 八 十八盤的奇險.....杏九